



春暖花开开同学会

◎天涯

去年,当我第一次听说要开小学同学会时,心里暗想这怎么可能?离小学毕业都三十多年了,上哪去找这些人?没想到,今年春天,同学会如期举行,而且参加的人数还不少,有整整86人,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到了,这让我非常惊讶。

小学五年,我读了两个学校。一到四年级在沈东村里读,五年级的时候,我们和附近的沈西、李家、窑头、刘家等村的学生,全部集中到走马塘学校就读,分五甲与五乙两个班,每班四五十人。

那时候的走马塘学校还是木结构房子,两层楼,我们的教室在楼上。地板因时间太久已发白,脚步重一点就会颤动,有尘土从缝隙里漏下去,让楼下的人“吃灰尘”。学校临河,校门前有一石拱桥,夏天的时候,很多孩子把桥当跳台,双脚一蹬,划一条漂亮的弧线入水,激起一片水花。

隔着遥远的岁月,我想象不出当年的同窗变成什么模样了,也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认得出我来?

走进酒店,看到“热烈庆祝走马塘学校八一届小学同学三十五年大聚会”的横幅,心突然就暖了起来。我明白,为了开好这次同学会,有不少同学在幕后做了大量的工作,从策划到资金,还有各种细节,都考虑周全。

挑一空位置坐下,才发现这一桌全是女同学,身边的这位认识,可又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。她见我叫不出来,就自报家门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君,我们一个村的。多年不见的童年女伴亚,细看还是昔日的眉眼,盘起的长发让她有了几分典雅。而活泼的飞仍是老样子,除了眼角多了点皱纹,其他没什么变化。翠不久前刚见过,她跟小时候一样,口齿伶俐,特别善于调节气氛,是个活跃分子。清很富态,她家的牛肉面味道很好。梅的舞姿不错。静的风格一成不变,永远是一副少女的装扮。另两位利与英,虽不熟悉,但笑容却很亲切。

目光在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上转悠,发现变化最大的还是男同学。当年青涩的少年如今要么“聪明绝顶”,要么心宽体胖,要么满脸沧桑。年轻态的也有,不过占少数,可能跟从事的职业有关吧!相比之下,女同学比较会保养,一朵朵花似的,摇曳多姿。

人到齐后,大家一起去酒店外面拍集体合影。

路上,一位面生的男同学走过来跟我聊了几句,对我会从事写作表示了敬佩和不可思议。他还关心地问我我父母的身体,称我父亲为舅舅。我在脑海里快速检索,听他口气,我们应该是表亲,可我大脑短路,一时想不起他是谁。拍照的时候发现他和我是一个班,可为何我没一点印象?悄声问身边的一位女同学,得知他名字后,我猜这门亲戚肯定是父亲这边的,多年没有走动,所以生疏了。而这位同学分明知道我的身份,所以才会过来问,没想到我会如此健忘,想想实在不好意思。

大合影后,再分班级合影,又分村合影。这么难得的机会,谁也不想错过。

回到酒店,专业主持人宣布同学会正式开始。

第一项议程,把两位老师请上了台。一位是五甲班班主任荣老师,另一位是五乙班班主任楼老师。七十多岁的荣老师很清瘦,戴一顶帽子,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点激动,拿着话筒的手在微微颤抖。他说,没想到这么多年后,同学们还记得他。楼老师六十多了,一脸的慈祥。

源与萍两位女同学代表分别向老师送花、赠礼物,还给老师一个大大的拥抱,场面非常温馨。

在同学当中,我大概也算是外表变化较多的一个,很多人都不认识我。有一位同村的男同学,说想破脑袋,也没想起我是谁。女同学则说,倘若在路上碰到,不敢招呼,怕认错。

惠同学拿着一沓照片来发,接过一看,原来是当年五乙班的毕业照。虽是黑白,却清晰如常,一看就是特意放大的。拿到照片的同学都很激动,纷纷寻找35年前的自己。五甲班因为没有人提供原照,只好望照兴叹,羡慕地看着我们。

我在找照片上的自己。哪个是我?一个个核对过去,在几张脸上狐疑,不要说别人,我都忘了自己原来的样子。拿着照片找惠同学,问他知不知道哪个是我?他随手一指第一排一个微低着头的女孩说,这个就是你啊,那时候你脸圆鼓鼓的。还真是,我一看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这个晚上,满桌的佳肴不是重点,重点是和谁一起吃。擅长表演的同学自告奋勇上台去唱歌,一首《同桌的你》旋律响起,我再次为自己的“断片”难过,我的同桌是谁?好像也没有人主动来“认领”,只好作罢。

窗外下起了淅沥的春雨,屋里的人意犹未尽不愿散去。在这里,没有身份地位金钱财富的世俗标签,只有一个共同的称呼“同学”。我在这个春夜渐渐沉醉……

委屈奖



——城管笔记

◎王定方

从上幼儿园时就知道,奖状是个好东西,它简直有魔力,人人都希望得到它。但城管局里有一个奖状,不仅没有人愿意主动争取,而且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,那就是“委屈奖”。

“委屈奖”我们中队有人得过。那次,我们中队的同事,在巡查道路的时候,发现渣土车上滚落的这一堆、那一坨的渣土,弄脏了路面,影响了环境,也给行车安全带来了隐患。于是他和同事们一起,在那附近设卡检查路过的渣土车。

脏兮兮、栏板未盖的渣土车被拦下来了,车屁股上的一坨泥有意无意地遮住了它的号牌。时间大概是深夜一两点钟。

车老板带着一身酒气和匪气来了。事后我听说,同事被甩了两个耳刮子。同事是个三十出头的男同志,年轻气盛,血气方刚。他拳头攥紧了,牙关咬紧了,但是没有动手,没有还手。忍着,忍着,眼泪都下来了,还是忍了。车老板被其他同事抱住了,才没能继续施暴。车老板让司机把车强行开走了。

事情后来妥善处理了,局里表扬那个同事:克制、冷静,给了一个“委屈奖”。

这同事是个实在人,他表达不同意见的唯一方式就是摆着两只手,说:“那不行的,那不行的!”以至于有些同事为了逗他开心,就故意地跟他提相左的意见,跟他开玩笑。而他则继续认真地摆着双手,说:“不行的,这是不行的!”我们偷偷地称他为“不行的不行的先生”。

我去过他家,他家满满一房子的书,书架、书桌不要说了,饭桌上、椅子上、茶几上、地面上也堆满了书。我说:“你家的书真多。”他说:“本来你坐的沙发上也都是书,我刚刚整理出来的。”

得了“委屈奖”的同事还能获得少许安慰,但城管工作者更多的“委屈”却是默默咽下的。

曾有渣土老板在我们办公室里说,某人扬言要卸队长一条胳膊、一条腿什么的。他们说这些的时候指名道姓,肆无忌惮,颇有幸灾乐祸的味道。这不仅仅是口头威胁而已。有一次,我们头天晚上查扣处罚了一台渣土车,第二天晚上就有人坐在了队长办公室里,阴沉着脸,不声不响,不吵不闹,却杀气腾腾,气势逼人。他停在我们单位门口的车里,有几个流里流气的人也一直候着,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才离去。

我也亲身经历过某老板在我们执法的时候当面威胁带队领导的事。那人先是莫名其妙地来一句:“我知道你小孩在哪读书!”后又当着我们面,颇有“老大”气势地打电话:“你叫几个人来!我的车被城管拦了。”那领导也是部队出身,毫不退让,说:“我对你公事公办。你若敢动我家人,你试试!”

出现如此“剑拔弩张”的局面,其缘由无非是我们决心严格依法办事,还老百姓一个安全、整洁、有序的道路环境而已。不过幸好经历那么多事情以后,大家都还是好胳膊好腿的,而渣土车管理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。

另一个同事也很委屈,可是还不够格得委屈奖。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,被一个女摊贩骂哭了。摊贩是夫妻档,卖水果的。因为无照经营,车子被查扣了。那同事开着被查扣的车上交到了仓库,女摊贩跟了去。而其他同事,为了避免女摊贩骚扰,在查扣结束后,并没有随同去仓库。

太阳高照,那同事沿着马路一声不响地走在前面,一脸严肃;女摊贩嘴里骂骂咧咧,手里指指点点,跟在他后侧半米左右。两个人保持同样的步伐,一个快,另一个也快;一个慢,另一个也慢……我们跟那同事会合的时候,女摊贩正骂得慷慨激昂。就凭我听到的那一段文不加点、得心应手的骂词,我觉得她该是一个集散文家、朗诵家、歌唱家、表演家于一身的优秀人才。

车上,我们问候同事的时候,他欲开口,却紧抿着嘴巴说不出话来——他在抑制自己的情绪,但眼眶还是止不住地湿润了。众人默然。

城管也是普通人,他们也有父母,白发苍苍,盼儿早归;也有幼儿,嗷嗷待哺,奶声奶气地叫着爸爸;也有妻子,需要安全感,需要关爱。他们敬养父母,他们舐犊情深,他们满腔柔情。他们捐献过骨髓,捐献过鲜血,捐献过金钱,帮扶过陌生人,资助过贫困生,关爱过孤寡老人……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市民。

即便穿着城管衣服,他们也曾台风天,背着老弱走过积水的道路;也曾在大雪天,大半夜地扛着扫把硬是推出一条路来;也曾在黑夜里,制止了轰鸣的机器,还居民一个安宁的夜;也为街道的整洁做着努力……

也许有人见过城管殴打摊贩,可我身边没有遇到过,也没有听说身边有谁打了人。我只知道城管不允许打人,还被要求:被打了也不能还手。不然也不会出现这令人啼笑皆非的“委屈奖”了。但是争吵是有的。争吵发生的原因大概是城管一次又一次地劝说,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无视,最后只能查扣,摊贩却抗拒,然后就争吵了。这时候个别人士就开始痛骂城管,甚至有人还会无中生有地喊“城管打人啦”以混淆视听。

委屈奖,谁要啊?

但若我们“委屈”了,却能换来环境整洁了,夜晚宁静了,道路通畅了,城市有序了,居民满意了,那“委屈”一点又何妨?

总第 6109 期 配图 笛涅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